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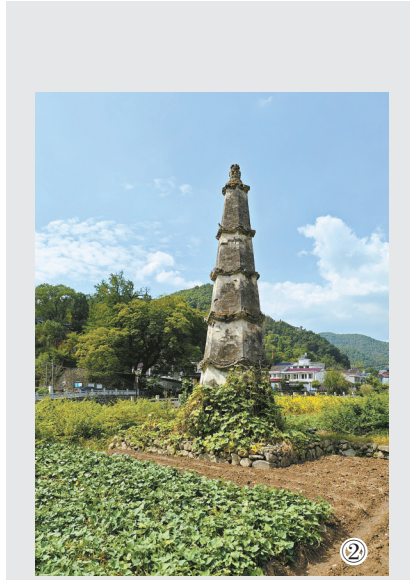
## 孩儿塔



义塔旧影。(资料图片)



庆云楼旧影。(资料图片)



天台泳溪乡的娃塔。



宁海岔路镇柴家村的“万婴柏”。



象山西周镇关山村“孩儿塔”。

## 老照片

仇柏年 文/摄

图①旧影出自包腊相册，摄于19世纪70年代，图中矩形石构建筑上，“义塔”两字十分醒目，旁边写着“城西南隅第一座，咸丰九年冬月立”，另外有“前后左右，禁止土葬。赵恭房建造，体仁局收埋”等文字。十多年前初见这张照片时，只是破解它坐落于何处，后来逐渐了解到它及它们背后深藏的故事。

分析旧影中的景象和文字，除了可以确定它的建造时间、大致方位以及与丧葬有关外，没有其他可资确定具体位置的信息。我多次尝试在老地图、相关旧影以及文献记载中寻找“突破口”，但劳而无功，此旧影一时成了“悬案”。

六七年后，意外地在一张民国老地图上发现了线索，顿时灵光一现，立马确定这就是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义塔的位置，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经与卫星地图比对，确认义塔位于今月湖景区月湖女神雕像南侧的马路边。

图中的义塔是座孩儿塔。说到孩儿塔，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的诗歌：“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官……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孩儿塔是我故乡义家地中专给人抛投死儿的所在”，殷夫在《孩儿塔》上刻蚀的题记中如此解释。

在宁波，孩儿塔还有不少名称，如婴儿塔、娃塔、娃祠、乌娃祠等，土一点的还有鸣哇榭、塔洞眼，晦涩难懂的有瘵瘵。文献记载：宁波凡有义家地，其旁必

另建一塔名曰瘵瘵，盖贮幼孩之尸身，以免骸骨暴露之惨。每年春冬两季，体仁局与敦安公所必令人收取，更用小棺盛殓掩埋，此已行之有年矣。

不过，称作义塔、冢塔或石塔，不一定全是孩儿塔，其中专门收殓婴幼儿尸身的，才属孩儿塔。

在宁波老城内，永丰门附近城墙边上，昔日也有一座孩儿塔，其景象令人震撼。孩儿塔旁“小人棺材”层层叠叠，粗略数数，竟有近两百个。这一景象引起当时在甬外国人的关注，至少留下两张旧影，一张写着“宁波穷人的墓地”，一张写着“婴孩塔边上放着婴儿的棺材，每隔一段时间用手推车运走”。这些旧影真实地反映出旧时宁波孩童死亡率很高。这座孩儿塔位于今永丰路宁波图书馆北侧。

图①旧影的保存者，是曾出任浙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包腊，匪夷所思的是，有文章称，1873年，他负责组织维也纳世博会中国参展事务，在宁波征集展品时，除了家具、珠宝、银器、瓷釉器皿、漆器、帽盒外，居然将这孩儿塔制成模型，漂洋过海，展示在维也纳世博会上。

在殷夫的家乡象山，1926年的《象山志》中明确记载为孩儿塔、婴孩塔以及婴孩掩埋各塔，约有40座，另外还有冢塔、普通塔等。1931年《镇海县志》中，也载有各种义塔40余座，但明确记载为孩儿塔、婴孩塔、普通塔、善会义塔、资西寺义塔、塔、资西寺下敬义塔以及药王殿侧义塔等，这些义塔是否为孩儿塔，很难确定。笔者在鄞奉交界处的宅前村调查时，当地乡老说：过去乡下每三四个村庄，就有一座

“塔洞眼”(孩儿塔)。

孩儿塔多为石构，也有砖砌，虽被称作塔，但在宁波境内现在能见到的，都是长方体建筑，有的在顶部加个葫芦状构件。真正塔状的，在宁海岔路镇边上的天台泳溪乡有一座，被称作“娃塔”，是一座六角五层的塔式建筑(图②)。

宁海岔路镇柴家村有一棵千年圆柏，树身中空，树洞就成了弃婴尸的“义冢”，此棵古柏因此又叫“万婴柏”。这可算是特殊的“孩儿塔”(图③)。

旧时为何有这么孩儿塔？这与初生婴儿死亡率极高有关。当时小孩大多由稳婆(接生婆)接生，由于消毒不严谨甚至未经消毒，破伤风菌侵入新生儿脐部，新生儿感染后会在四日至七日内死亡，故称“七日风”或“脐风”。因迷信及经济原因，贫困人家婴儿死后往往被抛尸，如宁波城西庆云楼(俗称八角楼，图④)周边，因荒凉偏僻，成了抛弃弃尸之地，时间一久，便有了“八角楼下小鬼多”的俗语。

弃婴尸这一陋习在旧时是普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依然很严重，以致当时政府出台相关规定，送一具孩尸到宁波临时掩埋孩尸办事处，即给竹筹一条，持筹者可到政府相关机构换取小洋四角……

现在，在殷夫的故乡象山，还保留着两座孩儿塔，一座在西周镇关山村(图⑤)，一座在晓塘乡黄埠村岩头山。这两座孩儿塔已被列入“三普文化登录点”。宁海也发现两座孩儿塔，一座在老县城西北华山公园内，另一座在力洋镇力洋孔村西南侧。鄞州也有一座，位于宅前村。宁波市内的孩儿塔，大概还剩下这么几座。

## 乡愁

蔡能平

我家的竹园并不大，一块是村里分来的，一块是勤劳的父亲在几年前开垦培育而来的。如果两块地相加，也就3亩左右吧。所以与那些挖笋要带干粮当中饭的笋农相比，我回家挖笋就多了份气定神闲，少了份汗珠翻飞。

午饭后，母亲因惦记着茶园里的茶芽儿，就与大姐挎着竹篮采茶去了。这时父亲说：“我去竹园转转，看看能不能挖到些笋。”我听后，也雀跃着跟在父亲身后。

梯田里的油菜花正黄得耀眼，黄得让人妒忌；而洁白的梨花，则让人多了一份宁静舒心；池塘里，春水波光粼粼，草摇水动，美不胜收。此时，要不是父亲已快走回竹园边，我肯定还会站在春光中，好好地近瞰远眺一番难得的山野春景。

“笋，我寻到一株了。”父亲欢快地说着。我连忙跑过去。真的，父亲脚前果真隆着一个有许多条细缝的小土包，而在细缝的正中处，探出了绿绿的笋芽儿。看来古稀之年的父亲，还是蛮有眼力的。

于是，我也东张西望起来。说来惭愧，虽说是农家子弟，但上山挖笋我可不在行。但今天，我一定也要找到几株，不然回家不好向女儿交代。我加快了寻找的速度，可是，有的地方覆盖着厚厚的黄竹叶，有的地方被枯草占据着，有的地方刚被父亲挖过，一时，我竟找不到一丁半点的“蛛丝马迹”。

“谷雨笋头齐，立夏笋三稀。”父亲看我一无所获，就转到我跟前讲了这句农谚。

哦，怪不得这笋这么难寻。原来清明时节，竹园里的笋儿还躺在地下睡懒觉呢。只有到了谷雨前后，这笋才会噌噌地不断往上冒，到那时，想挡也挡不住了。记得小时候，村里就发生过笋儿钻破水缸、顶破灶头的趣事。

就在这时，我感到左脚踩过的土堆有点不对劲，踩下去很松软。会不会脚下有笋呀？我顿时来了精神，停下来仔细观察。这个土堆虽说没有刚才那个明显，但鼓鼓的样子，好像在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于是，我用竹枝挑拨小土堆，果然，没两下子，蜷曲在土堆下的笋尖儿便露出了真容。

“我寻到一株了。”我开心地喊着。父亲忙让我在笋边插根竹

## 春日挖笋记

枝，等会儿他过来挖。于是，我便得意地回头，向身后瞧了一眼。谁知，就这一瞧，我发现刚刚走过的地方，竟然还有一株笋，而且还冒出了地面。看来这寻笋的事，还真有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味道。

“爸，让我也去挖一下。”我一边说，一边走过去拿锄头。父亲把锄头递给了我。

一下、两下、三下……没挖几下，我的手就不听使唤了，额角也冒出了星星点点的汗珠。有几下，锄角甚至还碰到了毛竹根，碰撞发出了“嚓嚓”的响声。站在旁边的父亲心疼不已，忙又抢过锄头。“还是我来吧，这把新锄头50元，要是锄角被你挖断了，就不划算了。”

一、二、三……父亲挖得非常干脆。圆滚滚的笋肚儿和粗粗的笋瓜儿，渐渐地在笋坑中露了出来。这时，父亲放下锄头，单膝跪地，用双手一点一点挖掉笋根旁边的泥土，好像把笋当宝贝似的。不一会儿，一截笋根也清晰地露了出来。这下，他满意地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说：“好了，我们顺着笋瓜的底部下去，这样挖上来的笋，才有鼻子有眼。”

话起翘落，一株笋壳上还带着些许泥土的大笋，被锄角轻轻拖了上来。

“爸，休息一下吧。”我边捧笋边跟父亲说。

“还好，笋坑中只有一株笋。有时运气实在太好，笋坑中躺着四五株笋，那才叫累呢。挖又挖不来，离开又舍不得……”父亲笑着说。

## 回味

虞燕/文 顾玮/摄

从前的清晨，一串清亮的叫卖声总会如期而至，“打豆腐嘞，打豆腐嘞……”就这么搅散了凝固的静默。吆喝声不紧不慢，携着新一天的勃勃生气，穿透窗玻璃，直扑耳内。人们闻风而动，开门声，脚步声，说话声，金属碰撞碗盘声，相继响起，吆喝声暂停了，我残存的睡意消失无踪。

跟打油、打酒、打酱油一样，我们这边把买豆腐叫做打豆腐。豆腐担停于路边，方正的木头匣子装着方正的豆腐，一头嫩豆腐，一头老豆腐，揭开白色棉布，豆腐还冒着热气。一旁的中年男子身披朝霞，头发泛着润莹莹的光泽，像刚被露水打湿过。众人伸过碗或盘，“给我打五角钱”“我打一元钱”……中年男子收了钱，熟练精准地切下一块，用刀铲起，略倾斜，白玉般的豆腐“吱溜”滑进碗盘里。一有空隙，中年男子就微仰起脸，抓紧时间接着吆喝，吆喝声高低快慢如一，气息平稳，让听的人觉得轻松舒服。

大家端着碗盘往回走，脚步比出去时悠闲多了。突然，从上空传来一声脆脆的“哎，我要打豆腐……”声音出自二楼的年轻媳妇。那个时候，楼房稀少，盖楼房说明家境好，这家媳妇略尴尬，每回打豆腐不下楼，邻居便称她为“大小姐”。“大小姐”穿着棉毛衫，蓬着头，趴在阳台护栏喊了一嗓子。接下来，绿色塑料绳吊着竹篮子缓缓下坠，篮子里盛了一个瓷盘和一元钱。

打豆腐的中年男子习以为常，上前拿出盘子和钱，再将装了豆腐的白瓷盘放回篮里。竹篮颤颤悠悠上升，直到二楼的“大小姐”稳稳接到，我才舒口气，真怕中途绳子断了或篮子翻了，那怪不得一盆碎豆腐？唉，谁能想到呢，打个豆腐也要冒风险。

## 打豆腐



手工制作的豆腐。

母亲喊我和弟弟吃早饭。灶间小桌子上摆着热乎乎的汤饭和糟鱼、醉鱼，当然还有刚打的嫩豆腐。豆腐上撒少量细盐，倒上酱油，黑白分明。豆腐入口，细腻嫩滑。心想，这玩意不咸不淡，明明没什么味道，怎么经常吃也不会厌呢？

母亲说弟弟的嘴巴是漏的，饭粒都喂嗓子了，幸亏养了鸡，不然多罪过。这会儿，母亲已将鸡笼里的鸡放了出去，关了一夜的鸡得了自由，在院子里使劲撒欢。然而，一串响亮的吆喝声惊扰了它们，几只鸡停下脚步，侧耳倾听——“打豆腐嘞，打豆腐嘞……”吆喝声却渐渐远了。

## 梅山的水浒名拳

## 道老古

石志薇

早就听说北仑梅山岛上有一个叫里岙的地方，乃沈氏后人居住地，他们的拳术十分厉害。据当地史志记载，那里的“耕读尚武”之风可以追溯到宋代，且沈家先祖是宋江攻打浙江方腊时的军中一员，所以里岙的拳术叫“水浒名拳”。幼时，我还听梅山籍人读书先生阿雪讲当地一种叫“矮凳十八”的民间武术，拳师仅凭一条凳子就能以一当十。说者绘声绘色，闻者目瞪口呆。

作为隔江而居的乡邻，对梅山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历史上梅山最出名的，一个是盐，另一个则是水浒名拳了。

在村里我碰到了水浒名拳传承地里岙所在的梅山街道梅中村党委书记沈定龙。老沈陪我去了一趟里岙沈家宗祠，因为那里既是祠堂，



水浒名拳传承基地的师生正在晨练。

又是水浒名拳的传承基地。

山东梁山好汉的水浒名拳为何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发扬光大？我在沈家宗祠找到了答案。

原来千百年前，梁山好汉转战浙江台州一带，沈氏先祖曾随鲁智深、武松习武。后其五世孙沈恭敬在元朝从军为官，不久后辞官隐退，举家搬迁来到梅山岛里岙。沈家先祖从此“耕读尚武”，繁衍不息，其拳术亦世代相传，逐步形成了系统性的梅山水浒名拳……至明清时期，浙东沿海倭寇猖獗，而梅山又是海上孤岛，为了抗击倭寇的骚扰，沈氏后人以水浒名拳保卫家园，抵御外敌。其间，沈氏后人又著《拳谱》，在祠堂开设国术馆，使水浒名拳代代相传。

现在的水浒名拳包括宋江携、边成、闹天堂、南宋拳、乌枫棍、矮凳十八等主要套路，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既具有明显的北方武术特征，又吸收了南方武术文化的特点，成为南北武术的融合体。同时

特殊的海岛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造就了其较强的攻防结合的特性。

2005年，当时的梅山乡政府在建“民间武术传承基地”的同时，又系统搜集整理了《水浒名拳梅山武术》教材，在当地推广，既传承民间武术，又起到健身作用。随后将其引入小学体育课程，形成了“学校班级授课制”和“师徒制”的传承方式。传承基地的学生常被邀请参加区内外各类演出或比赛，在2009年浙江省主办的国际武术传统比赛中，组委会还专门增设“水浒名拳”比赛项目，他们获得6金7银5铜的佳绩；2008年，央视四套《走遍中国》栏目组在梅山拍摄专题片《御寇水浒门》，随后在黄金时段播出。

见到省级非遗传承人，也是水浒名拳第六代传承人傅信阳时，他正在给梅山小学的学生上体育课。傅信阳带领小学生练武术基本功，或扎马步，或练空翻，或练拳术。“枪挑一直线，棍扫一大片”，基础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则舞弄各类器

械，刀、枪、耙、棒在他们手中虎虎生风。傅信阳除了承担学生武术教学工作外，平日里还整理传统武术资料。又自编梅山武术操，还与浙江师范大学体育研究所共同编写了《水浒名拳梅山武术》校本体育教材和影像教材。在傅信阳等传承人的影响下，梅中村现有习武爱好者上千人。

2009年，水浒名拳入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水浒名拳传承体验基地被宁波市列入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基地。派出的代表队先后参加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大展演、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梅山站开幕式表演、中东欧青年文化交流、庆祝“中国旅游日”十周年浙江省主会场开幕式展演、巡街等大型活动。

傅信阳说，在他任体育教师的17年间，向2000多名小学生传授了水浒名拳梅山武术。非遗赋能乡村振兴，传统民间武术使梅中村美名远扬。

(梅山街道梅中村供图)



水浒名拳在青少年中传承。